

489

北平周報

第九十七期

評壇

本期要目

行將開幕之五中全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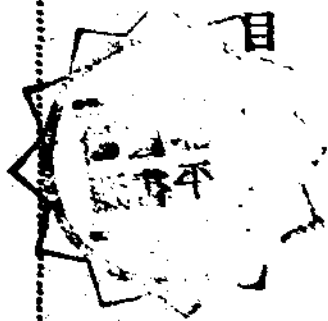
釐定中央地方職權問題

大戰前夕中國外交應有之動向

獨裁政治形態的本質(續完)

美蘇航空密約的背景(續完)

編輯後誌



豪 莊

郝廷柱

茅生譯

靜遠譯

舉庭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每定期價二分半五分一年全元郵費在內

通訊處：北平交道口東大街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三三五二



行將開幕之五中全會

豪

五中全會，行將於日內即行開幕，緣斯會之召集，爲五全代會延期後，經中常會議決召集此會，共籌國是，並五全代會開會之日期，亦取決於斯會。其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矣。回憶一年前四中全會開幕時，正值國變初起，赤匪猖獗，西南則時發通電，指責中央之際，時局艱危不安之現象，莫有甚於斯時者。今者，閩變已早告收平；贛閩赤匪，亦相繼肅清，而入於綏靖之階段；西南與中央合作之阻礙，亦即有實現之可能，一年來，國內情勢之日趨好轉，有非吾人意料之所能及者。五中全會適於此際開幕，則其所負特殊之使命爲如何，又可想而知矣。五中全會重要之議題，就吾人現時所知者，除決定召集五全代會之日期外，則爲汪蔣感電所列之主張，汪蔣感電之主張，已極爲透澈警闢，無容吾人再爲贅錄。此外吾人所希望於五

中全會者，則爲今後應如何團結內部，消弭內爭；如何肅清殘匪，亟謀建設；當茲強鄰威逼日甚，國際風雲日趨險惡之際，應如何確定我國防計劃及外交方針。茲數端者，皆爲目前切要之圖。五中全會應有一具體而便於實施之決議，交政府執行，以樹安內攘外根本之大計。管見所及，卑無高論，深冀五中全會，有以饜吾人之望也。

釐定中央地方權責問題

莊

根據報紙記載，中國國民黨之五中全會將於本月十日在京開幕，散處四方之中委均已陸續啓程赴京，隨備提案多件，以便屆時提出討論通過，通過之後，能否實行，姑無論也！據吾人推測，此會之提案中必以汪蔣二中委所發之感電爲最重要，易詞言之，關於釐定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問題，必爲五中全會聚精會神之所在也。吾人身非中委，固無出席五中全會之資格，茲乘開會之先，站在國民立場，抒發些微意見，以供諸中委之參攷。

現今中國之政制分爲三級，中央爲上級，省爲中級，縣爲下級，中央政府爲全國之總樞，必須擁有最大權力，縣爲直接行政之機關，且已定爲地方自治之單位，必須盡其發展，惟省介於中央與地方之間，在行政上對於中央只

負轉接之責，對於地方則有監督之權，其權責不宜過大，否則必成外重內輕，尾大不掉之形勢。民國初年，袁世凱欲帝制自爲，授各省都督以大權，反對國會，解散國民黨，別有用意所在，但此後各省之割據，獨立，即由於此開端，演成十數年之紛亂局面。國民黨自粵北伐，初對各省之權責不加限制，遂蹈民初之覆轍，釀成數次之變亂。自

民國二十年以後，中央一面提高自己之權責，一面減削省府之權責，此在財政方面，尤其顯然，故三年來政治日見於統一，各地軍閥亦不敢蔑然背叛，去年此時擁有十九路軍之福建人民政府，能於一月內使其消滅，皆中央提高權責之效果也。汪蔣二中委欲除過去中央與地方之隔閡，樹立今後地方與中央之合作，故提出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之議案，其意至善，其旨尤佳。但其所提之釐定原則五大端

，委皆提高省府之權責，而縮小中央之權責。此猶中央數年來竭盡錐力，擒捕山虎，方置之於牢中，後又縱之而去。山虎得縱之後，其爲害，何能減於當前？

吾人非謂中央與地方之權責不宜釐定，地方之權責不宜擴大，但吾人所謂地方不以省爲單位，而以縣爲單位。換言之，縣之權責可以擴大，省之權責必須縮小。我國各省之範圍甚廣，省東省西往往有不同之風俗，省南省北時常有迥異之民情，故法制如由中央規定原則，由省規定詳細辦法，當不能因時因地因人適得其宜，若由各縣規定詳細辦法，絕無削足適履之弊。縣長遵守中央法令執行縣政，須對縣民負其責任，同時又受中央之指揮監督，省長官只爲中央政府之監督官而已。省之職權無能造成對立形勢，則和平統一，自有可期，割據局勢永遠消除也。



大戰前夕中國外交應有之動向

郝廷柱

一

觀乎現在國際間一切情勢，二次世界大戰之慘禍，是確實不可避免的。從前美總統威爾遜於對德宣戰時曾言曰：「此次戰爭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依現在情勢看來，簡直是痴人說夢。（參考楊東蓀先生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一書）

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國雖亦曾粉墨登場，但其角色，爲一不關重要的小丑；而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國當居其主角。（參考外交評論三卷九期吳頌臬先生二次世界大戰之觀察一文）故吾人對於未來之世界戰爭，決不容袖手旁觀，聽其自然。究竟中國事先應如何準備？庶不致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顯已成爲中國目前國防外交之中心問題。但以今日情形而論，中國欲在國際戰爭中求得出路，誠然是異常困難，因爲弱國無外交，已成爲事實上之定論。然如國人果能同心協力，努力前趨，亦未嘗不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且當前之急務，已不僅在一般原理原則之探討，而尤重在具體計劃之決定。故於現在世界各個勢力集團之中，誰爲吾之友？誰爲吾之敵？如何聯吾友？如何拒吾敵？均爲現在亟待解決之問題也。

二

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國人於極度驚惶失措之餘，對於誰爲朋友？誰爲敵人？早已認識不清，因之形成五派不甚正確的外交政策：

第一、依靠國聯：此種政策現已完全失敗，將來更要大失敗！（參考平明雜誌二卷一期許孝炎先生國聯不足恃一文）。

第二、聯俄。

第三、聯美。

第四、聯俄同時聯美。

第五、中日合作。

上面五種外交政策，多少均足以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吾人鑑於第一第五派之錯誤，遺害國家之巨烈，殊令人難以緘默，而有積極提出正確外交政策之必要。

原夫決定外交政策，非衝動的，感情的；而更不容有絲毫成見參與其間。須根據客觀事實，作理智的分析，然後才能產生正確的結論。茲容吾人逐步研究如下。

三

歐戰以前，整個世界均爲大不列顛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大利亞帝國，俄羅斯帝國，美利堅合衆國，法蘭西共和國，義大利帝國，日本帝國等帝國主義之國家所支配所宰割。歐戰結果則由唯一的帝國主義勢力集團，破裂而爲四個顯著的勢力集團。

第一 帝國主義集團。

第二 蘇聯集團。

第三 弱小民族集團。

第四 無產階級集團。

以上所述四個本質不同之勢力集團，不斷的行者種種難極微妙極嚴重的鬥爭，而中國即爲此種鬥爭的中心之一，抑且握了各種鬥爭勝負的決定性；然同時亦爲中華民族滅亡或復興之關鍵。故中國應如何鬥爭？如何獲得鬥爭之勝利？此爲一般重而亟待解決之問題。然欲解決此問題，其先決條件即爲澈底了解各勢力集團於各種鬥爭中之政策。

第一 帝國主義集團之鬥爭政策。

帝國主義集團，依其本質和其自身的矛盾，必然的形或反對蘇聯集團，侵略弱小民族，壓迫無產階級，彼此爭奪霸權政策。觀於帝國主義者彼此爭霸之一例，即知未來世界之大戰，未必即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

國家之間。蓋帝國主義者之反俄與爭霸，要皆爲維持其民族生存權利的政策，初不必因經濟制度之不同，而有所歧視恩惡之別。試觀於德國國社黨排共運動發生後，法國外交，不僅不願聯德反俄，且進而聯俄防德，益證國際政治之動向，皆以民族利害爲前提而不謬矣。茲再將有力之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日法——相互間鬥爭之策略，約述如下：

○美國：美利堅自建國以來，國勢日臻強盛，復乘歐洲大戰，而得一大發展。不特由債務國而成爲大債權國，且代英國而爲世界最有力之帝國主義。其今日所持外交政策，可依地域而分下列三形式：

(a) 支配美洲：整個南北美洲，在今日已經在美國支配之下，而不容他人染指矣。孟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在今日已擴大其原有含義，由消極而變爲積極。孟羅主義之原來作用，本在應付當時的外交形勢。當十九世紀初年，歐洲神聖同盟各國，欲保其君主專制，保守主義的壁壘，故對於美洲大陸的獨立運動自由主義，頗欲橫加干涉。美國正當獨立建國，實力不足，爲自衛計，於是有了孟羅主義的宣揚。但

是美國國勢日漸增強，孟羅主義的含義亦日漸變更，到了今日，孟羅主義，更成爲侵略中美南美之工具矣。

(b) 控制歐洲：歐戰之結果，歐洲失其支配世界之優越地位，而反控制於美國之下，此於歐洲各國對美之債務與美國在歐洲之投資明示出來。

(c) 進攻亞洲：美國在其企圖獨霸世界之途中，於支配美洲，控制歐洲政策之外，更積極向亞洲——尤其是向中國進攻。美國在中國未曾占領土地，未有勢力範圍，於是遂高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口號，此之所謂海約翰 (John Hay) 主義是也。

④ 英國：英國爲資本主義發祥地，戰前爲世界第一強勝之國家，但大戰之終結，亦爲英國黃金時之閉幕。於是走入衰頹時代，其情形雖不至馬上崩潰，但於經濟上政治上，均有難以解決之問題，故英現在所採之外交政策，是比較含有消極性。

(a) 維繫帝國：大不列顛帝國，乃由英國與諸多「自治王國」，及殖民地組織而成。戰後之「自治王國」與英國之關係日趨薄弱，而英國權威

亦逐漸減少。此項趨勢直至一九二五年帝國會議開幕，而達於極點。遂接受布爾羅爾 (Bourgeois) 之報告，而爲以下之宣言：「英國與各『自治王國』，雖共同效忠於同一之君主，與依各國自由意志而聯成一大英聯邦國；但却同爲帝國之自治團體。其於法律地位完全平等；而於內政，外交，以及其他任何方面，均無此隸於彼或彼隸於此之關係」。英國於各『自治王國』之讓步，即反映其維繫之苦衷。而同時各殖民地——尤其印度的獨立運動，亦須英國以精力應付與鎮壓。英國爲免蹈羅馬之覆轍，遂極力維繫大不列顛帝國之完整。

(b) 維持和平：英國因大戰重大之損失，與國際優越地位之喪失，於是於戰後以維持世界和平爲一貫政策。華府會議屈服於美，與極力調解德法之糾紛，均爲其和平政策之反映。

⑤ 日本：日本因其自身經濟基礎之薄弱，欲求資本主義之發展，勢非積極向外侵略不可。但東南兩方瀕於大海，且爲英美兩國勢力範圍，絕無優越餘地，故自維新以來，即以大陸政策爲其國是，更因國際關係，而

其政策如下：

(a) 進攻中國：日本之發展，即以中國為其犧牲，自一八九四——五年中日戰役，中國敗後，日本對華侵略步步加緊，至今日而完全成功，其多年夢想之東三省，只以二千四百萬元之代價攫到手中。但此後是否可以安然享受，當完全決於中國之是否抗爭，是不待言。

(b) 敷衍美國：日美對立，固屬不可否認之事實，但其對立之程度亦非如一般所傳之尖銳也。且日美對立之真因，亦非為爭奪浩瀚渺茫之太平洋霸權，而實爭奪在中國之支配權或統治權。因此日本於大戰後，對美着着讓步，採取敷衍政策，如英日之解盟，即為其實證。日本對美之敷衍，初不過藉以緩和敵愾，更因之得專力進攻中國也。且日美貿易，佔日本國際貿易之第一位，故在經濟上，日本亦絕不欲與美國決裂。

(c) 防備蘇聯：日俄衝突，在政治上經濟上認為必然之趨勢，雖自帝俄崩潰後，此種情勢仍不稍為緩和，故日本之假想敵，蘇俄實為第一，美

則毋寧居第二矣。昔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之企圖，雖歸失敗，但日本在遠東之防備蘇俄，却不曾須臾鬆懈，而九一八之後，日本更有與蘇俄衝突之準備。

(d) 聯絡英法：日本既以蘇俄美國為其假想敵，而其實力又未足與美俄抗衡，遂利用英美對立，而採聯英政策，而採聯英政策；利用俄法對立，而採聯法政策。此種政策於過去却曾收相當之效果也。

○ 法國：法自大戰之後，一躍而握歐陸之霸權，其所採之政策，即以維持霸權為終極之目的。

(a) 維持和約：凡爾賽條約 (Versailles Treaty) 之締結成立，德國於經濟領土損失頗巨，但此正為法國一躍而代德國在歐陸坐第一把交椅之保證，故法國戰後，第一重要工作，即在如何使凡爾賽條約之規定得以實現，凡企圖修改凡爾賽條約，或不履行與違反該條約者，均為法國所極力反對。例如一九二〇年德國進兵萊因，而法國即進佔德之萊因河邊法蘭克福 (Frankfort-on-the-Main) 與丹穆斯迭 (Darmet

(三)二號。以後又因德國盡力履行條約規定之賠償，法國遂和比國於一九二三年出兵佔領魯爾。此皆為法國維持和約政策之實證。

(b) 達爾富爾：法國為防止德國之復興報仇，遂用凡爾賽條約制德之死命。同時更積極鞏固其自身之地位，一面於國內增加陸軍實力，與建設龐大之空軍，同時更在外結合同盟。例如法比軍事協約，法波攻守同盟協約，經濟協約，以及法國與捷克斯拉夫協約，法國與瓦爾斯拉夫協約，法國與羅馬尼亞協約，法國儼然為小國之領袖而自居於支配之地位。此外雖有義大利與之對抗，但力量究不若其強大。而英國因自身問題之難於解決，雖不願坐視法國之強大，但亦不能積極阻止。因是法國雄霸歐洲之局面，於以造成。但對此有一最大之威脅，即蘇聯與德國之聯合行動是。設一旦德俄採同一之行

動，則法國絕非敵手。故法國畏俄之情，實較德為甚。法國對此種情勢之對策，在歐洲本部則採取鞏固波蘭政策，使波蘭居德俄之間，以隔絕其聯絡，當一九二〇年波俄衝突時，波法協約雖未成立，但法不顧一切舉兵相助者，其理由即在於此。而在遠東方面，法國更和日本取聯合態度，以共同對付蘇聯為目的，因兩國對蘇聯之利害一致，故其結合亦遂為成功。設一旦蘇聯在西與法衝突，日本必將乘機進佔西伯利亞，設蘇聯與日本在這東衝突，則法國必乘機指揮波蘭等小國向蘇聯進攻。蘇俄對於日本之進逼，着着退讓者，蓋一半願忌法國故也。更因法日間此種關係之存在，使法國對於日本之進佔東省持靜默左袒之態度。以法國之雄霸歐洲其影響遠及於遠東，亦可知今日世界政治關係之密切矣。

(未完)

獨裁政治形態的本質

(續完)

中央公論十一月號

宮澤俊義
茅生譯

這種例子，我們只要看看現在德國學者們的學說就俱

明白。他們也是苦心地在說明希特勒是被稱為「國民」

的「神」的代人——此時，大多稱為「代表者」(Vertreter)——。即取現在德國公法政治理論中，被一般承認為精巧理論之一的斯門特的「統合」的理論(Integration, Einheit)——這自然是在拉吉斯基政權很久以前發表的——來看，獨裁政治「神」的論證的批判，也能有充分的餘地。他的理論，是對從來有機的國家理論，給以更超個人主義的基礎，例如他說，國家是由「每日反覆的人民投票」來給與基礎。但是，這種人民投票是何時，為誰而行或不行，這是誰也不知道的，而且是不能知道的。這種誰也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的人民投票，就是所謂的「統合」。總之，「統合」這個名詞，在這兒，是爲了要求出「神」——其存在，決不能由客觀來證明，只有相信他的人才存在——的關係，而爲「政治神學者」斯門特所用的一種呪文，即如此想，也未始不可。唯其是如此，所以才被反獨裁政治者們目爲「帶着科學的假面具的獨裁政治辯明論」。爲拉吉斯基所選放的法律學者拉多布耳夫所說的極正確：「統合理論的政治機能，即是把非民主的憲法形態，能够在國民的意志——但，并不是國民多數的意志，國民性(Volkheit)者，即是不能以數字來計算，而是隨便作成國民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的統合的意志——

之上建造基礎」。

六

從這兒，獨裁政治本質的屬性生出來了。言論，科學，自由的否定，異教不寬容，這一切皆是獨裁政治所必然伴隨的(參照先引的「從民主政治到獨裁政治」)。學問，藝術，一切的文化，皆成了侍候某種特定的——「神」決不是以外的「神」——的侍女。研究人類思維根本形式的哲學，甚至認識論，也不把牠當爲例外。

或者，在這兒也許要呈現這樣的外觀，以爲合理主義被標榜了，理論底理性的權威被承認了。然而，在獨裁政治上，被容許存在的合理主義，不過僅是一種表現的合理主義而已。「理性」也是「神學的侍女」，所以這種合理主義的結局，也不外是立於某種特定信仰基礎之上而供奉之。「爲了知而信」(Credo ut intelligam)，這是 Anselm 有名的話，像這樣來表現合理主義是極有興味的。獨裁政治上的合理主義，恰如繁瑣哲學一樣，始終不外是揭着合理主義假面具的神學。

這種事實，是從獨裁政治的本質所發生的，與其歷史的，社會的意味內容如何沒有關係。所以，不管是布爾喬亞的獨裁政治，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政治，只要牠是獨裁

政治，雖然亦有右途的現象。國政政治論者，動輒就說只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才是在於「真正的」國民的憲法，事實上，國憲雖然有自由，但這種自由，卻是與憲法沒有關係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相類於德意志的「假自由」，德國「假自由」的存在，自由，不單是「自由」，第一自由是自由，國憲政治，「假自由」是「自由」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假自由」，「假自由」，才不能不說其正是在自由主義。

七

我們說「假自由」，是憲法論者所說之「假自由」的「假自由」。但，這種「假自由」，在憲法中，是與自由主義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

我們說「假自由」的「假自由」，是與自由主義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

其權多，與實際的權力。不過，這見的狄克推多，完全是臨時性的，限定的，其任期，限定六個月。從這一點來看，其政治形態，與我們所說的國政政治是不相同的。為什麼？國政的 Dictatura，完全是根據現行法而行，決不是根據現行法的。所以，與當時羅馬正當政治形態的自體，「假自由」不同。倘若如是國政的，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

我們說「假自由」的「假自由」，是與自由主義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

我們說「假自由」的「假自由」，是與自由主義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其於憲法論的「假自由」。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獨裁政治。墨索的 Dictatura，更到以後希特勒（即元前八二年）與西沙（即元前四六年），也可以說失掉了委任獨裁的性質，而轉化為主權的獨裁了。

八

近代獨裁政治成爲問題的，不待說「查理利塔利亞的獨裁」，亦爾什維克革命後的蘇俄，亦對我們提供了基於這種原理的獨裁政治。墨索埃的政治形態，更明顯的是我們所說的獨裁政的典型。政治者是共產黨，黨外的被政治者，亦與政治者完全隔離。

這種獨裁政治的特色，是在人們主張其政治形態是查理利塔利亞階級的獨裁。而且，這是一種過渡的形態。以唯物論爲基礎，人用不着援用神來證明自己。其證明與根據，始終都是唯物史觀的鐵則。

同樣處于對立的立場的，有法西斯主義。這兒也是同樣，我們可以說這是獨裁政治。否，毋寧說現在人們一談到獨裁政治的時候，差不多常常是措着法西斯主義的。法西斯主義，不用說是意大利的產物。「法西斯不是輸出品」，莫索里尼是如此的說着；而且，他決不是單獨個人的經濟所產生出來的。既是爲一定社會所產生，則當然不只

限於意大利。與法西斯同樣性質的政治形態，在其他各國也很多。其代表者如拉吉斯的德意志。不待說，拉吉斯的理論家們是不以爲然，他們不欲德國是意大利的派亞，但不濟他們欲求不效，拉吉斯之下德意志的政治形態，決不是與意大利的政治形態在本質上相異的。好像是兩方面商量了似的，享權法，舉手敬禮，決不單是外面的，偶然的符合。意大利的威權，德意志的威權，都同樣是絕對的。對被政治者，不與任何的發言權。意大利可以說「人只有欲莫索里尼之所欲是自由」；在德國，也不過是「把欲希特拉之所欲的自由」給與人們。此外，自由，是不許其存在。

法西斯獨裁政治，是以否定唯物論爲其特色。所以，常常爲了這種明而援用「神」。於是，政治者的「權威」，爲人們所談到了。蘇俄的獨裁，單單是「力」的國家，換言之，是沒有「權威」的國家，而法西斯的國家，是有「權威」的國家，人們是這樣來說明。但，「權威」，結局也是具體的人的「權威」，與「力」的性質沒有什麼差異。蘇俄也罷，法西斯國家也罷，以人來政治人，總沒有變化。援用神也好，說是「權威」也好，法西斯國家是獨裁政治，與蘇俄是一點也沒有不同的。後者若果是「力」的

國家，則法西斯國家也不能不說是與之同樣是「力」的國家。

九

法西斯國家，有人以「權威國家」(Autoritärer Staat)「全體國家」(Totaler Staat)來說明。

這些名詞，雖人異其說，然而他們無疑的都是帶着有多少民主政治否定的意味。在這種意味上，無論他是權威國家或全體國家，皆可以說是承認絕對的權威者的政治形態。若然，則他們究有什麼不同呢？也有人承認兩者之間性質的區別。也有人以為他們兩者之間的區別，到某種程度，是應當歸之於他們是否承認前世紀自由主義的遺產之差。諸家的說法雖不同，但結局，兩者也不過是用權威者所有權威的絕對性的強弱來區別，我們這樣想才是正當。總之，全體國家，個人的自由，不是全然被承認，而是用秀加所說的「全體動員」(totale Mobilisierung)來支配。反之，權威國家，或者是司法的獨立權，個人的自由等被保障。格爾洛德等把這種權威國家呼為「國民的法治國」(der Nation, Rechtsstaat)，因為那裏有着自由主義遺產多少的保障。但是，這種保障，不過真正是一種或然的，因此，不待說這種「法治國」，是與傳統的法治國異其

性質的。

要之，權威國家，全體國家，皆可以說他是獨裁政治。還有，「指導者國家」(Führerstaat)這個名詞，在大體上，這也是與獨裁政治同一意義的名詞。

十

現代各國政治形態中，蘇俄與法西的政治形態，誰也認為他是獨裁政治。但是，獨裁政治，或獨裁政治形態，此外現在還有嗎？關於這一點，人們屢屢說，民主的各國的政治形態，在這個時候，表示了獨裁的傾向。但，果真如此？

人之所以說各國有獨裁的傾向者，是因為執行機關有強化的傾向。其例如麥唐那的國民政府，杜邁爾的舉國一致內閣，羅斯福的NRA政策等。在這些國家，近來也真正對執行機關賦與了顯著廣泛的權限。這差不多使人想到是絕對君主政治的君主。但是，這見的獨裁者，決沒有絕對的權威。他們或是僅基於議會的信任有其地位，或者是允許他在一定的期間中有其地位。他所有的權限，無論如何強，總發見不了Dice與Fisher那樣的絕對性。Dice與Fisher自己就有最終，最高的權威，並無建造任何基礎的必要。然而，麥唐那，杜邁爾，羅斯福，他們沒有這

種最高最終的政權，只是在現行憲法基礎之上賦與的政權，所以，這不是獨裁政治。至多也止能呼為委任的獨裁，在任何的意義上也不是主權的獨裁。把牠看做與法西斯同樣意味的獨裁的傾向，這是很不正確的。

十一

獨裁政治 (Diktator) 這一名詞，從來都是指一時的，暫定的政治形態。因而，歷史，只有一時的，暫定的政治形態才這樣稱了。但，從組織形式的立場來分類政治形態時，用是否是一時的，暫定的政治形態來區別，這是沒有多大的意思的。所以，我們應當離開了是一時的、暫定的象徵來定獨裁政治的概念。而且，像這樣來觀察今日的政治形態，也許才適當。

從這種立場來看時，我們在適當不被呼為獨裁政治的政治形態當中，可以找出許多適合我們這兒所說的獨裁政治

美蘇航空密約的背景

(續完)

(世界知識十一月號)

三島泰雄
譯

二 不可避免的事實

這裏，有着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

第一是關稅增高與比率配分的適用。一九三二年八月

。最古一七、八世紀的絕對君主政治。絕對政治，政治者有着絕對的權威 (Principes Legibus Solvuntur)，對被政治者，不與以任何政治的參與權。換言之，政治者即是國王，(I/That, Oest Hof)。隨後及到所謂「啓蒙的君主」出現以後，以為政治者是應當為民而行，這種君主的典型的代表者「老佛里支」說，「君主是其臣民的第一僕人」；但是，這只是「一切都是為民」(Alles für das Volk)。並不是「一切都是由民」(Nichts Durch Das Volk) 及美國與法國革命後，這種絕對政治，才不離不在近世議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之前後退了。

這種絕對政治，是典型的獨裁政治。現代的獨裁政治，若不是一時的，暫定的形態，而是永久的，常設的形態，則與其把他們比之羅馬的獨裁政治，不如把牠們比之右面的絕對政治，也許還更適宜。 (完)

沃大華會議，決定了強化英帝國集團，英國實為其首倡。因此，自三二年秋以降，繼續禁止的高率關稅的賦課，關稅，比率配分制，皆為構成英帝國的各邦，順次而急速

的忽視國際信義，國際條約並經濟原則而實施了。三三年加拿大的傾銷稅，高關稅，三三年印度的高關稅，印度產保護法，三三年的南阿，馬來兩聯邦，三三年的澳洲，東西阿非利加的禁止輸入稅繼之而起了。荷屬印度的高關稅，比率配分制，輸入禁止及限制，在英國的支援之下，也適用於日本了。接着，比利時，瑞士，希臘等歐洲各國，波斯，土耳其等近東諸邦及南美諸邦也跟從之，美國也在產業復興法的施行，在競爭阻止等的題目下，講求防遏輸入的手段。

以上，雖也是對日本品防遏上，有着至大影響的部份。這自然不一定是與滿洲事變乃至上海事件有直接關係；但是，阻遏日本品進出這一點，即強制日本經濟的萎縮這一點，是現實經濟封鎖的手段。這不能不使我們想到這一段歷史：一九三二年三月，美英兩國協議對日直接經濟封鎖，因為還沒有能以武力來制服日本的關係，他們終於斷念了。

第二是與滿洲國不承認主義打成一片的對日外交封鎖的事實。

列國的不承認滿洲國，在只要可以利用的經濟的關係及政治的，軍事的情報上，都充分地利用宣傳說依然是中

國的一部份，對其對日關係的友誼的，或法的關係，皆國執着「不承認」。美國承認蘇聯，是想確實地取得「承認」影響於日本的實果。英國想把法國的對德政策，一絲不改地利用為對日政策，所以，把蘇聯引入聯盟了。接着，英國又完全贊成法國對德政策中的想把自己在愛及阿比亞的實權讓與意大利這種承歡手段，以為阻止日本向愛及阿比亞進出的手段。

第三是太平洋的兵勢。

英國在太平洋的防備強化策，正在急速地努力實現。違反條約擴築香港要塞，新加坡新設海軍，這就是例證。荷蘭也附和之而策定了荷領東印度的軍備。

與擁有也可以說威齊亞細亞的大軍備的赤軍在聯盟握手，這又是英國的一大伏兵。於是，美國也與蘇聯作航空的提攜。

大凡軍事同盟，密約這一類的東西，以為一定要載之於文書，這簡直是時代的錯誤。所謂均勢——不，勿事說想維持優勢的列國的動向——這個東西，已經從大戰前，就以露骨的形態作成了。對德的英法俄意，對法的英意，對日的英美及美蘇的事實，即在乎此。

文書這個東西，當大戰之際，已經由同盟國的意大利

，證明這是無意味的了。主要的這是在利害關係如何？而美蘇，英蘇，英美，挾着亞細亞的大市場，當然是會處於互相傾軋的立場。不過，他們都同樣的視日本為阻礙物，而日本的存在，也確實是三國共通的障礙。所以，爲了除去這種障礙，使之力弱，而採取無約的協同動作，這是當然的事實。

三 美蘇利害的一致點

日美如戰，蘇聯即有奪取滿洲的絕好機會。大連或天津的太平洋港還即在目前。日蘇如戰，這兒有兩種豫想：一，日本大捷，吞併貝加爾以東；一，蘇軍勝，日本有赤化的危險。這兩者皆非美國之所欲。自己催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而又因爲自己的疑心，給與日本一種隱陷，這許多的記憶，我們還沒有忘記。同時，未化美國的陰謀，使之承認蘇聯，躊躇了十幾年。這些事實，就是證明美國無論在什麼樣的場合，也不會傍觀日蘇的戰爭。對現在蘇保滿洲的日本，美國當然憎惡，而且日蘇戰爭，其後勢是在日本，這是美國從戰略方面來判斷的。再則，美蘇戰爭，沒有什麼必然性，反之，日美戰爭有充分的必然性，於是，美蘇的利害，在戰略上協同行動，是具有毫無疑義的必然性的。

九月初，美國通信次官從 Alaska 的 Nome 飛向 Bering 海峽，渡 Anadyr 時，在那兒與蘇聯的航空長官協議了美蘇的航空聯絡。這恐怕在明年也許會實現。

於是，我們來看看在軍事上的影響如何？

第一，蘇聯在開戰之際，能夠無限際的空輸美國的空機及美國人假扮的赤軍飛行家。

第二，如各種戰用資料並糧食，也可能從 Alaska 來補給。（從美國本土向 Alaska 的輸送，有船，飛行機及通過加拿大坦坦的大汽車道。）

以上這兩點，是有使蘇軍沿海洲獨立作戰到某種程度的可能。從而，這對蘇軍由於 Bering 大炭的發見，而不能修正在最後拋棄沿海洲這種傳說的戰術，有着相當的保障。

第三，同時在華南領土上的美空軍與蘇空軍的提携也極可能。即，蘇空軍能够在青島，濟南或上海出現。

以上，不過是在一種理想上來看美蘇提携的必要，所以，在此，有若干控制的事實，不能不注意。如北洋氣象的關係，即其一例。

但是，美國對蘇聯烏拉爾海軍的育成部長故意裝着

不看見，而對滿洲國海軍的強化却想斷然的否定，這種態

度，是很明顯地証實這種必然性的自體。

(完)

編輯後誌

△倫敦海軍預備談判可以說已經決裂了。日本決心宣告廢約；美代表道威期亦在倫敦公開宣稱：「若日本堅持其廢棄華府條約及倫敦條約之決心，則美將與之作海軍建業競爭。據強有力之種種情況視之，此種競爭後，美國不僅在目前勝過日本，即將來亦能勝過。」逆料明年之海軍會議，必無結果，而海軍之競賽將大規模開始矣。當此大戰前夕，我國應如何準備始能渡此難關乎？特別在外交方面究應如何指施，實目前迫切之問題也。郝廷柱先生所著「大戰前夕我國外交應有之動向」一文，參考豐富，論斷正確，絕非僅應時之文章。全文共長二萬言，雖分多次刊登，閱讀不便，以不忍割愛，故仍付梓。

△最近接得何邦承先生一信，對本刊建議三項：①內容最好為多方面的，不應限于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②稿子不要太長，分兩三期登完，讀者多感不便；③增加一點軟性或幽默的作品，提起讀者趣味。我們除對何君指教表示感謝以外，簡單答覆如后：①限于人力及篇幅，難容納各方面的著作；②關於稿子的長度，我們到隨時注意，太長的非必要時不刊登；③此點本刊也曾試驗過幾次，成績似乎不很好，所以付之缺如了。

△本刊出到第一百期時，決定停刊兩星期。第一百零一期出一特大號，篇幅增加一倍左右。歡迎讀者儘量投稿。

——舉底